

麓上桃花源

圣灯村陶家故园游记

陶潜族人地

赖维斌

2017年春节期间,笔者赴重庆铜梁陶家故园游,印象深刻。一年后,重发该园图片,仍感受强烈。

小林镇圣灯村山麓上开辟出这一大片平地,是陶家祖先眼光独到、勤奋劳作的成果。陶家人据说先祖随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至此,在这块向阳山坡垦田建宅。

虽然如今去房拆,代之以蔬菜成片,但它仍是一个宽阔、祥和的园地,周围林木繁茂、竹丛簇拥、草色青泛、群芳吐艳,给人鸟鸣山幽、世外桃源之感。这里,一代一代陶家人曾悠悠地过着日子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与世无争,怡然自得。外出当兵、读书、工作、出嫁的,都不忘其“根”在此地。

现今,在这片绿意盎然的菜地一角,仍完好地摆放着约10平方米屋瓦,屋瓦下纵横叠放着数十根房梁,使人可窥旧宅的模样,可察宅主的眷恋。

陶家人都定居深圳、贵阳、昆明等地,但常有人放下冗务,携妻带子回到这一生养之地,重温儿时旧梦,给子女“根”的教育。2017年正月初二,中铁五局退休人员陶茂祥的一子四女,都领家人来此故园,寻找往事踪影。

听陶家儿女忆述,其祖屋是一座典型的重庆民居:白墙黑瓦,正房坐北朝南,一字排开,一层,有房7间,居中一间较宽,是敬祖之所;厢房居左,坐东朝西,一层,有房3间;厢房连接吊脚楼,楼有两层,各有两房。宅前平地开阔,护有栅栏。平地前临低约两米、宽约十丈的洼地,洼地广植石榴、银杏、桃、李、杏、核桃、柑橘等树,春天百花齐放,夏天石榴红,秋天杏叶黄,冬天松竹挺,四时皆现好风景,遍地都闻花果香。百鸟翔集,啼鸣婉转;春笋拔节,间或成竹。林间云雾,时隐时现;宅边流泉,潺潺相随。

正值丽日当空、山明水秀时分,我们俯仰山麓,但见多家住宅高低错落,竹树掩映,炊烟袅袅。在我们穿行其间、欣赏美景时,老邻居们总能一下叫出陶家兄妹的名字,热情招呼他们叙旧,使人顿感乡情浓郁。据说,这山麓上住有10多户人家,他们几乎都姓陶,想必是当年同徙的族人。

笔者十几年前曾睹《陶氏族谱》载有“陶渊明”三字,始信内子出陶氏,脉同渊明。而今随妻“千里来寻故地”,颇感陶氏族人素喜山野,恬淡自足。遥想渊明当年,解印辞官,归隐田园,若寻访族人,莅临此地,“见树木交荫,时鸟变声,亦复然有喜”。如他钟情此地,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,自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

春节刚过,天气犹寒,但草木已泛青翠,生气隐隐透出,人行其间,不觉疲倦。此地显然曾是很好的家园。由于山麓朝南,坡度较缓,地气充盈,植被繁茂,宅基坦荡,视野开阔,陶宅有过兴盛的景象,有过和谐的大家庭。慈祥的老人、活泼的小孩、帅气的小伙、俏丽的姑娘、贤良的媳妇,几代同堂,和睦相处,堪称“数叶衍祥”。当陶家后人归来,队伍已添新军,但新成员并不感到环境生疏,在宽阔、方正的菜地边沿,一行人步履轻捷,谈笑风生,一如在深圳、贵阳、昆明等地亲密无间。

此刻,我分明感到,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长具有重要意义,生态建设也是育人工程。而淳朴、友爱的民风、乡情是和谐社会最深厚的根基。鉴于我国几千年的农耕史,有8亿农民,不少城市建设者也来自农村,和谐社会建设应重视农村,保护农村淳朴、友爱的民风、乡情,并将其推广到城市。

据说,圣灯村名得自此山麓对面几里处一座山寺的挂灯。那盏灯长明不熄,日夜照着这座村庄,使之温暖、吉祥!

遥望远寺圣灯,归人发思古之幽情,往事历历涌上心头;来者羡慕源之静美,跃跃欲试重建陶宅。

美丽的邂逅

罗晓婷

阳光微醺 和风轻拂
一抹倩影翩跹而至
惊得我连呼吸都要屏住

远山之眉 含情双目
蝴蝶也忘记了飞舞

朱唇轻启
似黄莺出谷
明媚一笑
如一张网
瞬间把我套住
这是世间最美丽的束缚
我一辈子都不想逃出

偶遇

资料图片

赖维斌

2017年春节期间,笔者赴重庆铜梁陶家故园游,印象深刻。一年后,重发该园图片,仍感受强烈。

小林镇圣灯村山麓上开辟出这一大片平地,是陶家祖先眼光独到、勤奋劳作的成果。陶家人据说先祖随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至此,在这块向阳山坡垦田建宅。

虽然如今去房拆,代之以蔬菜成片,但它仍是一个宽阔、祥和的园地,周围林木繁茂、竹丛簇拥、草色青泛、群芳吐艳,给人鸟鸣山幽、世外桃源之感。这里,一代一代陶家人曾悠悠地过着日子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与世无争,怡然自得。外出当兵、读书、工作、出嫁的,都不忘其“根”在此地。

现今,在这片绿意盎然的菜地一角,仍完好地摆放着约10平方米屋瓦,屋瓦下纵横叠放着数十根房梁,使人可窥旧宅的模样,可察宅主的眷恋。

陶家人都定居深圳、贵阳、昆明等地,但常有人放下冗务,携妻带子回到这一生养之地,重温儿时旧梦,给子女“根”的教育。2017年正月初二,中铁五局退休人员陶茂祥的一子四女,都领家人来此故园,寻找往事踪影。

听陶家儿女忆述,其祖屋是一座典型的重庆民居:白墙黑瓦,正房坐北朝南,一字排开,一层,有房7间,居中一间较宽,是敬祖之所;厢房居左,坐东朝西,一层,有房3间;厢房连接吊脚楼,楼有两层,各有两房。宅前平地开阔,护有栅栏。平地前临低约两米、宽约十丈的洼地,洼地广植石榴、银杏、桃、李、杏、核桃、柑橘等树,春天百花齐放,夏天石榴红,秋天杏叶黄,冬天松竹挺,四时皆现好风景,遍地都闻花果香。百鸟翔集,啼鸣婉转;春笋拔节,间或成竹。林间云雾,时隐时现;宅边流泉,潺潺相随。

正值丽日当空、山明水秀时分,我们俯仰山麓,但见多家住宅高低错落,竹树掩映,炊烟袅袅。在我们穿行其间、欣赏美景时,老邻居们总能一下叫出陶家兄妹的名字,热情招呼他们叙旧,使人顿感乡情浓郁。据说,这山麓上住有10多户人家,他们几乎都姓陶,想必是当年同徙的族人。

笔者十几年前曾睹《陶氏族谱》载有“陶渊明”三字,始信内子出陶氏,脉同渊明。而今随妻“千里来寻故地”,颇感陶氏族人素喜山野,恬淡自足。遥想渊明当年,解印辞官,归隐田园,若寻访族人,莅临此地,“见树木交荫,时鸟变声,亦复然有喜”。如他钟情此地,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,自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

春节刚过,天气犹寒,但草木已泛青翠,生气隐隐透出,人行其间,不觉疲倦。此地显然曾是很好的家园。由于山麓朝南,坡度较缓,地气充盈,植被繁茂,宅基坦荡,视野开阔,陶宅有过兴盛的景象,有过和谐的大家庭。慈祥的老人、活泼的小孩、帅气的小伙、俏丽的姑娘、贤良的媳妇,几代同堂,和睦相处,堪称“数叶衍祥”。当陶家后人归来,队伍已添新军,但新成员并不感到环境生疏,在宽阔、方正的菜地边沿,一行人步履轻捷,谈笑风生,一如在深圳、贵阳、昆明等地亲密无间。

此刻,我分明感到,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长具有重要意义,生态建设也是育人工程。而淳朴、友爱的民风、乡情是和谐社会最深厚的根基。鉴于我国几千年的农耕史,有8亿农民,不少城市建设者也来自农村,和谐社会建设应重视农村,保护农村淳朴、友爱的民风、乡情,并将其推广到城市。

据说,圣灯村名得自此山麓对面几里处一座山寺的挂灯。那盏灯长明不熄,日夜照着这座村庄,使之温暖、吉祥!

遥望远寺圣灯,归人发思古之幽情,往事历历涌上心头;来者羡慕源之静美,跃跃欲试重建陶宅。

写小说、开微信公众号,普通劳动者的另类可爱——劳动者的“文艺范儿”

张金刚

黄姐,是一服装摊儿老板。虽辛苦地挣生计,却未曾撂下文学的梦想。看摊儿的间隙读书、构思,夜里码字成文……

橙冰,家装工人。每天在木屑、粉尘、噪音中,精致打磨着每个细节。偶然相遇他的公众号,便被其风趣幽默的家乡方言配音秀所吸引,用诸多快乐片段收获了老乡们的关注……

无数奔走在大街小巷、城市乡村的快递员、邮递员,用疲惫和隐忍为我们打理着日常,却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姓。无数攀爬在脚手架、奋战在砖泥堆里的农民工,用黝黑的身板、粗糙的大手撑起了城市的繁华。还有无数清洁工、服务员、军人、警察、出租车司机……他们怀揣梦想,为生活不息奋斗。他们平素朴实,但文艺起来又是那么可爱。

寻找“失去”的耳朵

散文研讨会上,主持人点名两次,旁边文友推了一下,她才一愣,猛地抬头,在众人示意下开始介绍散文《槐花,槐花》的创作意图:“满山槐花、花香弥漫的山间小院,就是我家小院;那个爱槐花、晒花茶、爱读书的聋哑女人槐花影射的就是我自已;因为我也和槐花相仿,听力很弱……”

黄姐说这些时,很羞涩,但又很坚定。这种自信,来源于这些年她对文学创作的坚持和进步。

我的邮箱时常会收到黄姐投来的稿件,无论小说、散文还是诗歌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,读来流畅暖心,简单编辑便可入我主办的文学期刊。创作虽不丰,却很耐读,且陆续登上市晚报,有了一定功底和提升空间。

黄姐腼腆一笑,向大家发出邀请:我在某商场二楼租了摊位卖服装,欢迎光临;我家在城郊有处小院,欢迎作客。我们欣然答应。

那日散步,路过商场,不由想起黄姐的摊位就在这里,便径直走进,上了二楼。靠东南角的狭小摊位处,发现了黄姐,正微笑着手语为一名顾客介绍服装。我坐下,无意中瞥见小服务台上那一大摞报纸、杂志,显得与众不同;一张衬衣服的硬纸板上,用圆珠笔草草写了一首小诗《一生有你》。

黄姐说着“抱歉”坐下,见我看那首诗,不由红了脸:“见笑。”我一笑:“挺好的呀。”她木然,我提高声调:“挺好的呀!”她也笑:“看摊卖货空闲时,便坐下来读读书、看看报,不想整天看手机或跟别人闲聊,浪费时间太可惜;有了灵感,就随手拿个纸片,潦草写了,等再修改。”我心生敬佩,向她伸出手拇指。

聊到深入,她越发感慨,我越发心酸。

黄姐耳有残疾,相亲不少,却难成。后来遇到现在这个男人,对她不嫌不弃,不离不弃三十年,种过地、开过饭馆、开过毛衣店,后来她开服装摊儿,他外出打工,供养两个孩子长大,读书。她感激他,她心疼他,这个家总算挺过了艰难。

我附和:“谁家都不易,都过去了。”她却长叹一声,道出她的更不易:“我们是连滚带爬过来的!”

兄妹几人,听力差的遗传基因,偏偏落到黄姐身上。自卑、不便、受辱,没上完初中,她便辍学了。可命运弄人,噩梦再一次在孩子身上重演:一儿一

女,听力都不好。一天夜里,黄姐悄悄问女儿:“恨不恨妈妈?”上了高中的女儿却说:“不恨,我不相信命运,只相信自己,有时想想残缺也是一种美。她告诉女儿,生活再难,但是用自身的力量能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,就是强者。望了望睡在身边的儿子,黄姐紧抱着女儿,谁都没流泪。

别看黄姐上学少,白天是服装摊儿老板,自己进货卖货;晚上是家庭主妇,照顾老人孩子;可心底里却燃烧着一把文学的火苗。她认所有会写文章的人为老师,将他们的感想、建议都记录下来,记了厚厚一本;她每天看书读报,都要将好词好句摘录下来,反复品读,甚至背诵;随手可得的小纸片上,记满了她文章的初稿。在家里,窗台上、屋檐下、院落里都养满了花,书桌上、书架上,餐桌上摆着田野里枯草枯花的瓶插……黄姐的日子,过得充实艰辛,又饶有文艺范儿。

黄姐感叹道,就像文中槐花说的那样:“不管怎样,我身体输了,但我不想输掉生活,我想活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精彩”,以后,我的创作将偏向于残疾人,写出他们生活的无奈、内心的情感。

我边说边比划着向黄姐约稿,她应下:“我想写写我的老公,题目都想好了,叫《你是我今生的耳朵》。”

木工小苏的“搞笑”生活

几经朋友推荐,才请到一位据说“做活细致,为人和善”的木工小苏,为我新房的卧室打一个书架。

当我把从网上搜到的“书”字形书架图片递到小苏面前时,他只默默一句:“这个从没做过,试试看。”

编者的话

文艺青年是一种生活态度

学生党。更多的是,每天需要努力赚钱养家、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免俗的千千万万的普通平凡人。

因此,我们有必要给文艺青年重新下一个定义,一个平凡的文艺青年,不仅仅是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,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他们热爱文学,欣赏艺术;他们用自己热爱的方式生活,不妥协,不将就;他们不论文化高低,时刻保持着对新知识的渴求;他们善良、正义,传递阳光。

一个平凡的文艺青年,他们可能正在出租房里读一本心爱的书籍,他们可能在车间流水线上悟出了一个诗句,他们可能在嘈杂的菜市场里听着美妙的乐曲,他们可能是快递员、装修工人、小商贩……

他们中很多人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,但这不能阻挡他们追求多元生活的信心。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坐在电脑前,一字一句斟酌地写诗作词,但他们的诗句里饱含着对生活的感悟。他们看到美好的事物总会驻足观赏,而且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他们不甘于一成不变、单调乏味的生活,用对美的事物和艺术的高雅的追求来装扮自己的人生。

生活,本来就应该多姿多彩的。无论你是80后、90后,或是70后、00后,你都有可能成为一名“文艺青年”,这是内心深处对生活态度的表达,与青春无关。



了。

后来,好多邻居都富裕了,他们南下广东打工,挣了钱,回来建新房,吃香的喝辣的,看见父亲,总说读书没用,在广州,读书的做官,穷,不读书的经商,富。

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一生都很平凡。仔细想来,父亲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,却得到了众多乡邻的佩服与爱戴。

父亲这辈子吃过太多的苦。爷爷受地主迫害自尽后,11岁的父亲便与13岁的大伯在石江煤矿挖煤、运煤,一筐筐沉重的煤从煤矿送到宝庆(邵阳),父亲和大伯稚嫩的肩膀也被轧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印记。

父亲非常爱母亲。母亲30多岁就得心脏病,一直在家煮饭炒菜,打理家务,从不做田地的活。每当看到母亲做重活,父亲会马上赶过来,骂一句“死猪婆娘,走开,你做什么东西!”他用这种特有的方式保护着母亲。

不料好景不长。天有不测风云,我那当警察的二哥工作认真,坚持去基层的泥湖监狱当一名狱警。在抓捕逃犯时,几次摔倒,一次因脑溢血住院,大出血,大面积出血,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,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噩耗传来后,父亲一天就白了头发。

大写的父亲

父亲经常拿钱来资助邻舍,让他们的孩子有书读。后来,资助的两家人子孙都有了出息。父亲每每想到这里,都会“叼”上一支旱烟,悠然自得,不时用蒲扇拍打一下身腰或大腿。

父亲有个相熟的朋友是县里的大官。有一年回家乡庆节时,他特意来看望了父亲,当时父亲正在地里挖花生,两人相见只说了几句话,拥抱了一下,尝了尝新出土的花生。后来,他坐着大吉普车走了,而父亲抽着旱烟,望着车子,吐着烟圈。又过了好多年,煤矿落实政策,招回了像父亲一样回来的同事,有人劝父亲,托下那位大官的关系,回煤矿算“国家粮”算了,父亲每次都很严肃,说不占国家便宜,回来就回来了,还呷着旱烟,应该和胡思乱想相去也不远了吧。

开放性思维,创造性思维,绝不是无知情形下的随意回答。之所以称之为发散、创造,正是基于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方式,而不是在白纸上鬼画桃符。

说到独立的思考、判断能力,美好的欲求当然是正确的,问题是,毫无逻辑、知识关联的神问,果真可以启发学童?

也许,印象中,这种古怪问题是晚近才盛行起来的,它确实可以起到观察、验证答题者是按部就班还是无视常态化的思维逻辑。

早些时候,有媒体就这种测评提到微软招揽高手的手段:确实有很多超出正常思维的问题,比如不用天平怎样称一架喷气式飞机的重量。如何回答才是最优答案呢?有考官回复好事儿的记者说,没有预设

那一年,二哥还只有三十岁,参加工作四年。父亲关上堂门,抽了一天旱烟,咳嗽了一天。之后别人再看到父亲时,他已经很少唱歌了,又过了三年,父亲最引以为豪的大女婿也因生病离开了人世。这次,父亲把头发全部理了,胡子全拔光了,身子也驼了下来。接下来,四十多岁的三姐患胃癌离开了人世。在一连串打击下,父亲抽的旱烟越来越多了。没过两年,父亲就倒下了,躺在了床上。父亲人缘好,十里八村的都来看他,其中有父亲资助过的人;有几年甚至十多年理发从没给过一分钱的乡邻;有乡镇的干部;有中学、小学的老师;有我二哥生前所在省白泥湖劳教大队的狱警,还有县总工会的干部。